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朱少军·著



历·史·爱·好·者·丛·书

决定中国 命运之战

战争与军事系列

华夏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决定中国命运之战

★历史爱好者丛书

《历史爱好者丛书》编委会

主编 宋德金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和(常务)

孔德龙 张亦工

宋德金 林建初

姚玉民 高世瑜

廖晓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定中国命运之战/朱少军著 .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12
(历史爱好者)

ISBN 7-5080-1037-X

I . 决… II . 朱… III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 普及读物
IV . E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97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 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21 千字 2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80-1037-X/K·090

定价: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朱少军，安徽省青阳县人，1966年生。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正连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研究。自1991年以来，发表论文十多篇，著有《罪恶的殉葬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傀儡人物传》、《军事智囊》等著作。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和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

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年11月

第一章

虎啸泉城——济南战役

- “国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 这次让你来，是要请你杀回老家，完成一项大的举动
- “济南城固若金汤，仅外围第一道防线也足够共军啃三个月的了”
- 我决定今晚就起义

一、西柏坡的决策

1948年7月的一天，一辆黑色的小汽车疾驶在石家庄北面的公路上。车上稳坐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壮汉，他就是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第8纵队司令员王建安。

王建安是毛泽东很喜爱的一员战将。这次奉毛泽东之命，他从太原前线赶到西柏坡接受新的任命。王建安在途经石家庄时，找到了中共中央有名的“五老”之一吴玉章，坐上他的小车，星夜赶往石家庄西北面的西柏坡。

一路上，王建安的心情就没有平静过。自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王建安就率领鲁中南部队在山东战场上与敌军进行拼死的搏斗。时至1948年，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280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亿多。尤其是经过土地改革，不仅解放区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广大翻身农民革命热情高涨，使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作战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后方。虽然这时国民党军队总数仍有360多万（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的军队达430余万），但能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30余万，且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被我军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华中五大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点、线的守备，能够进行机动作战的兵力寥寥无几，而且这些部队中，有不少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的，或者是受过我军的沉重打击，士气十分

低下，战斗力不强。国民党统治集团也为军事上的连连失败而惶惶不安，蒋介石曾哀叹道：“国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综观战争全局，明确提出我各野战军应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的歼灭战的决心。这次毛泽东主席召见他，一定会有重大的举动。王建安一想到这里，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不禁用左手一拍大腿：“嘿！这回有好戏了。”

临近天黑，小车终于驶抵西柏坡。一见到毛泽东主席，王建安抢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问候道：“主席，您好！”

毛泽东主席面带微笑，看着王建安说道：“建安，这次让你来，是要请你杀回老家，完成一项大的举动哟！”

王建安听了，果不出所料，是有重大的举动，他立即说道：“主席，有什么任务您就说吧！”

毛泽东主席看着十分豪爽的王建安，满意地点点头，他指着铺在桌上的全国战争形势图，对王建安分析道：1946年6月起，经过两年的内外线作战，就全国与华东战场的情况来说，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不仅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自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而且在反攻中，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现在，南京蒋介石精神沮丧，焦虑不安，而我们却斗志昂扬，所向披靡，越战越强。在华东，华东野战军的内外兵团连战皆捷，最近又夺取了山东的兖州，山东解放区与华中、华北基本上联成了一片。现在只有济南城还在敌人手里，济南已像怒海中的一叶孤舟了，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应

当夺取它。根据军委的决定，建安同志，你就不去华北1兵团了，回山东兵团，许世友同志任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攻打济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山东兵团了。

面对这样的任务，对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将来说，也是经常的事了，王建安当即表示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主席对王建安充满信心的回答，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基本上是山东人，许世友在山东很有威望，你在鲁中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雄，你们两雄战济南，我们也相信你们是能取得成功的。

吃过晚饭，王建安从主席那儿告辞，又去看望了周恩来副主席。在交谈中，周恩来副主席也向王建安详细地分析了攻取济南的重要意义。周恩来说，解放济南意义重大，济南解放了，华北、华东就完全连成了一片，更有利于我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所以，这一仗必须集中兵力，在华东野战军的统一指挥下，要坚决完成战役的任务。

接受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委托，第二天，王建安就赶往山东，向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等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

二、虎啸泉城

位于山东省中西部、黄河下游东岸的济南，是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的交会点，是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二绥靖区所在地。随着1948年

春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被粉碎，济南成为国民党阻挡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中原地区的首要据点。因此，蒋介石一直把它视为仅次于京、津、徐的战略要地。在蒋介石看来，徐州是国民党首都南京的门户，而济南则是护卫徐州的重要堡垒。蒋介石曾多次说，济南万一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国都南京势必受到严重威胁，在国际上也将带来不良的影响。

1948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横扫胶济路后，山东省大部地区已经解放，济南成为我军南下的最后一道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阻隔人民解放军华东和华北两大根据地，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威逼徐州地区，蒋介石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重兵防守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建议。制订了一个以济南为中心的吸引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济南会战计划”。

8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召集华东地区国民党第1、2、3、4、9绥区和徐州“剿总”高级将领，就济南的防务问题召开紧急会议。

在会上蒋介石首先向各位将领分析了形势，他用很重的浙江口音说道：“各位，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很急迫的。在各个战区，我们都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尤其是在第2绥区，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共产党陈毅部占领了兖州后，济南就成了防止陈毅部南下的第一道防线了，济南也是我们阻隔华北共军与华东共军联系的屏障，我们要守住济南。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军下一个目标必定是要攻打济南。”

说到这里，蒋介石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整个会场后，继续说道：“为了守住济南，同时也要消灭陈毅部，我们制定了济

南会战计划。”接着，国民党总参谋长顾祝同介绍了济南会战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说：“统帅部制定的会战计划是：在济南遭到攻击时，2绥区的司令长官王耀武率济南守军10万余人坚守济南，以疲惫陈毅部的主力，这时，我部在徐州的第2、7、13兵团约17万人的重兵立即北上，在兗州、济宁突破陈毅部的防线，击溃华东共军，以挽救国军在山东被动的局面。”顾祝同用图杖把山东省划了一个圈，继续说道：“为了增强济南的防务，现山东省全境的国军与地方保安旅统归2绥区指挥，在青岛的整编第32师第57旅和徐州的整编第83师第19旅也立即空运济南；此外，统帅部还计划，如果济南情况危急，可将徐州的整编第74师空运至济南。这样济南的防务将大为加强。”

顾祝同交待完毕，蒋介石又说道：“这次统帅部的决心很大，希望各位务必尽心尽力，尽忠党国，守住济南。一举击溃共军陈毅主力，完成党国大业。”

蒋介石把大量兵力调至济南，一方面是要守住这个战略要地，更重要的是，他想利用济南吸引我华东野战军，然后，调集重兵增援，一举击溃华野主力。这就是蒋介石拟定的27万人在济南与华东野战军会战的计划。

在这样一个会战计划的指导下，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在济南地区精心布防。王耀武针对济南北靠黄河，东有茂岭山、砚池山，西面地形开阔这一特点，确定了缩小防御圈，重点设防，控制强大预备队，进行适时反击的防御计划。为了实现这一防御计划，王耀武在济南外围的齐河、长清、张夏、鹊山、华山、茂岭山、砚池山等险要地带都构筑

了工事，并在每个工事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准备长期固守。

9月，王耀武视察济南整个城防工事后，得意地说：“济南城固若金汤，仅外围第一道防线也足够共军啃三个月的了。”

面对国民党的济南会战计划，我华东野战军不仅要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守阵地，攻占济南，而且还要派出一部分兵力阻止敌人援军，只有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会战企图。据此，华东野战军首长提出了“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

根据“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华东野战军以44%的兵力，约14万人，作为攻城部队。攻城部队又根据济南敌军防守情况，分成两个攻城集团，即以华野（即华东野战军）的第3纵、10纵、鲁中南纵队为攻城西集团，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从济南城西对敌发动攻击；以华野9纵、渤海纵队组成攻城东集团，由9纵司令员聂凤智指挥，从济南城东对敌发动攻击。同时，为了牵制敌人，华野还以两广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渤海军区部队分别从南、北向济南发动攻击，配合东、西两个集团的攻城行动，整个战役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进行。

为了阻止敌人的援军，华野又以56%的兵力，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进入山东南部的城武、巨野、兗州、滕县一带，形成纵深几十里的防御阵地，坚决阻击由商丘、徐州北上之敌，配合攻城部队攻下济南。

9月9日和13日，华野的攻城西集团和东集团先后从

济宁、汶上、泰安、莱芜出发，秘密向济南城开进。15日，两广纵队攻克济南西南的长清，也逼近济南。这时，王耀武从我军兵力的配置和行进的态势，判断我军主攻方向在西面，于是，他将其预备队第19旅调至城西的古城一带，以加强城西地区的防御力量，并将在西南的第57旅撤至城内，准备用于西郊的防守。

16日，正当农历中秋节前夜，一轮明月，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这时，济南城内的王耀武正准备举杯赏月，安度中秋佳节。我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经过一段秘密行军，来到济南城郊。24点整，随着一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华东野战军的攻城部队对济南城外围发动了全线攻击。战斗一开始，我东、西两集团就密切配合，将济南守敌紧紧钳住。

在济南东郊，担任主攻任务的华野9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济南东郊的茂岭山、砚池山的敌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茂岭山、砚池山突兀而立，双峰对峙，扼住了通向济南的门户，成为我军通向济南城东门的屏障。为了守住这两座山，王耀武除了在山上设置大量的明暗碉堡外，还特地环绕茂岭山主峰开挖堑壕，以混凝土和石块砌成盖沟式的夹壁墙工事；并派他的主力——整编第73师第15旅担任守备。全为美械装备的敌第15旅凭借茂岭山、砚池山上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拼命进行抵抗。然而，华野9纵第25师的74团和75团的广大指战员，不顾敌军密集的火力，用炸药包炸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地堡和火力点，突入敌军阵地，与敌军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夜苦战，到次日凌晨，攻下了这两座山头，打开了通向济南城东门的通道。

在我攻城东集团取得攻战济南城东阵地胜利的同时，攻城西集团也取得了相应的胜利。攻城西集团首先直扑济南西郊的长清一线，威逼敌飞机场。我军对济南发动的突然攻击，吓坏了济南守敌。王耀武一开始发现济南西郊大军云集，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西，正准备将其总预备队投入到西郊的战斗时，济南城东我军的攻势更为猛烈，王耀武自认为十分坚固的茂岭山、砚池山，仅在一夜的战斗中就被人民解放军攻下，他又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东，于是决定将总预备队第19旅、第57旅调至东郊作战，企图从我攻城东集团手中夺回茂岭山、砚池山等阵地，阻止我军的攻击。

第二天清晨，我攻城西集团经过一夜的激战，攻克了古城、玉皇山等济南城西的外围阵地，并乘势向济南城边的腊山、党家庄发动攻击，直接威胁济南西郊机场。守卫在机场的敌军连忙向王耀武告急，然而这时，王耀武已经捉襟见肘，再也无兵可调了。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王耀武竟然下令将黄河的水闸打开，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西的玉符河，致使玉符河水猛涨，泛过大堤，冲倒了城西的一间间民房。面对汹涌浑浊的黄河水和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我攻城西集团指战员毫不畏惧，奋勇抢渡，一举突破了敌军在玉符河的防线，接着又以猛烈的炮火封锁敌西郊机场，切断了敌军空中的运输线。

王耀武在东郊丢失了主要阵地，西郊机场又危在旦夕，心急如焚。然而，这时王耀武还是无法搞清我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东还是在西，只觉得兵力不够用，东边紧张，将兵力往东边调；西边危急，又将兵力往西催。就这样，敌军的机动

兵力基本上是无固定阵地，也无喘息之机，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疲于奔命，被我军打得摸不着头脑。后来，被俘的敌军官兵哀叹道：“我们好好的队伍，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只晃了这么几下，就晃完了。”

就在我军对济南城进行猛烈攻击时，在南京的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命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指挥第2兵团火速经鲁西南北援，第7、第13兵团立即向徐州集结，从津浦路北上增援。

华东野战军获悉敌军的行动计划后，立即命令阻击兵团进入阻击地带，准备给北上之敌以迎头痛击。鉴于华野重兵以待，杜聿明集团不敢轻易冒进，直到济南战役结束时，在徐州附近的杜聿明集团第2兵团也只向前推进几十里即仓皇撤回，而第7、第13兵团则还没有集结完毕。

三、吴化文起义

18日，就在王耀武还试图到处调集兵力，进行拼命抵抗时，守卫在济南城西的整编第96军第84师的两万余人，在军长吴化文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投入到人民解放军的怀抱。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人，早年投靠冯玉祥，在西北军中当一名下级军官。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战败，他也同西北军大多数将领一道，投降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出身西北军的吴化文一直遭到排挤。抗日战争中，在戴笠的指使下，他一度投靠汪精卫。抗战一结束，吴化文又充

当了蒋介石强夺胜利果实的工具，被蒋介石推上了内战的第一线，在山东战场上多次与中国共产党军队交战，损失惨重。然而，蒋介石对吴化文部从不给予补足，致使吴部力量不断削弱。

吴化文这支杂牌军，长期在蒋介石的控制、拉拢和利用下，在屈辱和危险的夹缝中求生存，日子很不好过。1946年7月，蒋介石电令吴化文到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吴化文秘密拜访了他的老上司冯玉祥，向冯玉祥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心情。吴化文说：“我部驻在兗州，四面被共军包围，国民党不给装备，也不给给养，蒋介石总想利用我们消灭共产党；又想利用共产党消灭我们。我原有四万多人，现损失一半。”

冯玉祥对曾经投靠过汪精卫、抗战后又在蒋介石指挥下进行内战的吴化文十分气愤，狠狠训斥了他。

在冯玉祥的责备下，吴化文满面羞色，他很内疚地说：“老总，这些年来，我是走错了路，对不起老总对我的希望，也对不起民族，我也是知道，跟着蒋介石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我现在很想弃暗投明，苦于无路可走，还请老总指教。”

听了吴化文的话，冯玉祥叹了一口气，出于对西北军将领的爱护，冯玉祥对吴化文说：“杂牌军历来是得不到蒋介石的信赖的，你看看南京的情况就知道了。蒋介石嫡系军队的待遇比杂牌军队高得多。他们还搞五子登科，老百姓深受其害。你们受歧视的，当然不舒畅。”

接着，冯玉祥劝导吴化文道：“我们要爱国，爱人民，就要反对他们，否则早晚会被他们吃掉。为了生存，要动脑筋，